



白石遺文拾遺

下

八

14
137
8



曾子門
號 137
卷 8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下

東都新井君美在中著

雜著

排佛論 中大兄皇子 天智 御 誅蘇我父子

教化之於風俗。所係大矣。豈可不慎哉。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佛氏之教。傳自百濟。初我俗未習。或廢或行。獨有蘇我氏之家。世尊信其法。及上宮皇子升于儲位。與大臣馬子大倡其教。造塔廟。度僧尼。講其書。爲之疏。乃至製憲法十七章曰。是我所以流布諸惡。莫作之教也。

白石遺文拾遺

一

出四天王寺藏發願文之語。天下靡然嚮風成俗矣。夫天下之惡。臣

弑其君。莫大焉。上宮已能為佛討賊。事詳于發願文中。莫能為

君報讎何也。馬子殺崇峻帝。大抵佛氏之教。其言善云者歸之

也。其言惡云者反之也。忍辱柔和。是為人因。報怨無所

發憤。瑜伽論二因緣云。何等為二因緣。一忍辱。二柔和。云忍辱者。謂於他怨。終無返報。柔和者。謂心無憤

性不惱他。而綱常倫理。置之不問。遂率天下。俾莫知有禮義

廉耻之節矣。中大兄討蘇我氏亂。史之所紀。皇子與中

臣連鎌子。同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

之際。乃定其謀。仲虺之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

因是鏡
無所至

若者亡。皇子天錫勇智。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雖曰未必

由學。亦其有獲于古訓。蓋亦不誣矣。使之處上宮之地。

元惡大憝。獲免天誅。亂靡有定。亦何至此。主憂則臣辱。

主辱則臣死。上宮獨自信佛。忍其主辱。而使其子孫亦

忍辱其宗。悲哉。或曰。上宮何可當也。當是之時。外戚之

權。猶水之方盛。火之方熾。帝子皇孫。莫非其親也。卿士

大夫。莫非其黨也。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積惡之

殃。罪亦貫盈。中大兄撥亂反正。亦如摧枯拉朽耳。曰昔

陳簡子弑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君。請討之。於傳

有之。曰魯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據史上宮太子薨諸王諸臣及天子百姓長老如失其愛兒少幼如喪慈父母哭泣之聲滿於行路。曰日月墮矣天地壞矣自今以後誰恃矣。上宮果能有爲則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而人心所服奚翅齊魯之衆中大兄舉事其與之者僅五人耳安任其能摧枯拉朽也。孔子旣老致仕而其弑君者齊人也猶且三日齊而請伐之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而况國之儲貳

於弑我君之賊乎。上宮素好善之人使其能自得師與聞周孔之教無義無耻豈其若彼而已耶。南淵先生乃古之隱君子蓋避其世者史沒其名惜夫。

樂山亭記

苟有求而得之於彼者非我固有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其所同者物皆有焉。非取之於彼也。知者於水仁者於山亦是已。水流而動知之類也。山止而靜仁之類也。故知者而樂水仁者而樂山。若彼山之與水非能使人仁且知者也。樵者日與山居漁者日與水游而不可

與之共語仁知者。非其類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其聲則峩峩乎。志在流水。其聲則洋洋乎。其志之所在者。非手非指。非絃非桐。得之心。應之手。以形其聲。是則精之至也。雖然。譬之犀牛望月。月形入角。其為之形。有所由以生。非其固有之也。是以其為之效。唯止絃聲之洋洋峩峩而已。安在彼樂與壽哉。古之聖人。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樂天知命。安土敦乎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行乎夷狄。患難無不入。而自得焉。況於其氣與類一者相合乎。由是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豈不然歟。吾友山頌之官於泉洲。其燕息之居。名曰樂山之亭。蓋其起居飲食。與東南諸山相接于几席之上。因諸美為之記。泉為州。當西南之水會。治所在其海口。古之時。海外諸舶。輻湊所至。所謂沙界之津者。民物富庶。百貨旁午。而風俗之美。於今亦都也。其西則與大海接。孤嶼長洲。出沒于波濤蒼茫之間。東南諸山。若遠若近。峙而為嶽。峻而為嶺。層巒疊嶂。聯亘數十百里之外。號為山水清遠。而若其諸山。非州之所有也。頌之取之於彼。而不取于此。或疑其有求

於外焉。美與頌之結交。幾三十年矣。嘗試其在乎貧賤患難者。而未始見其貧賤患難也。苟非有所得。豈其然乎。既而從仕。雖不足展其才。比之前日。官亦遠矣。而其心所樂。果復如此。且夫學也者。所以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而彼仁且知者。其自少所志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宜乎其取類於山之深矣。嗟乎。吾衰既甚。不及見其德之效也。至若彼樂而壽。則我望頌之也久矣。頌之其勉哉。享保庚子冬十月。白石源君美書。

記義奴平八事

國家驛傳之制。沿路州郡守宰。掌驛遞次舍供頓等事。總以執憲司會之職。各一員兼領焉。延寶四年丙辰夏。東路旱傷。驛戶凋弊。官發金穀賑貸。每驛金三百兩。糙米一百七十五石。委本管州郡。每年出舉。以其息利。分頭量給。既而東海濱名郡所管白須賀驛。為郡違符旨。不肯導行。不霑實惠者十有八年。元祿六年癸酉。夏秋之交。旱疫並行。人亡馬斃。不能為役。於是驛民具狀申訴。眾推其長。赴官以聞。官乃聽於本郡陳告。眾皆危懼曰。我郡方命。民苦

積弊以訴于官。官輒下郡分理。是餒肉於餓虎也。蓋受賂欲庇之耳。或有賊吏。以其言者。明年甲戌春正月。郡誣以誣告。繫驛長於獄。驛長有家生奴。時年十八。旦夕入視。不離其側。給飲食候言聞者九十日。郡忽縛奴拷問。告狀首謀人。奴不以實告。郡遂放逐驛長。禁入于都下。及本管地方十里內。田宅資財。盡皆籍沒。驛長家人奴婢。不為不多。無一人敢從之者。唯其家生奴。與主及主母主婦俱去。寓于三河鳳來寺山下。一家四口羸身而來。饑寒交至。主家族人亦皆畏官。不敢顧恤。主婦

之家。稍稍以米粟給。朝不及夕。奴乃借錢於人。販魚鹽及瓦缶之屬。錢空則賣傭。以供其奉養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次相源君昌尹米倉丹後守奉使西上。路過三河。奴伏道邀訴。主家冤枉。居數年。會鳳來寺僧將赴都下。奴請為之傭隸。因託其僧。得以附赦帳。附赦帳者。國家赦例。每為祖宗追崇冥福。大設齋會。日行之。先期凡犯罪家族。赴于會場。因請赦除。導師具注其姓名於帳籍。申送于官。是故常也。十五年壬午五月。主家會赦聽還。而其田宅既歷沒官。欲還無所。奴又為人傭而來。數邀

輔相藤君喬知秋元但於衙門外以狀申訴且請所沒田宅藤君乃命於本管官府陳告官給引照回本郡責保於主家族不聽主從去其所在叫訴冤枉蓋官指使之也寶永五年戊子秋八月藤輔相自皇京歸日奴邀中路泣訴而言曰初家主被誣竄逐九年會赦聽還奴以其無所歸稱訴于公再得罪禁錮亦既五年藤君為之惻然引來于赤坂驛給以食還之且使其人言曰當附赦悵耳奴因欲赴都下自慮若以情告主必也為保人拘留矣遂逃去乞食於路上而來復出訴于藤君

君面諭曰官各有職當告於本管官府君亦屬某官官責以健訟禁之逆旅舍一箇月乃斷以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棄論奴更自念素情不遂歸望亦絕要有賣為他家奴所得傭直以充本主衣食之用而已遂因逆旅主人自鬻為城東賣豆腐家之奴者五年頗得造豆腐法後去為城西賣豆腐家傭作者三年

文廟嗣位之初即下明旨行寬政赦有罪去事之妨民于時先補蔭子者七百三十一人次之赦有分遣使者罪者八千八百三十一人蠲逋貸者鉅萬計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因聞諸路水馬驛逾運所以兼平

日久事務日多。近驛郡邑亦或因之以罷弊。乃命有司議其利病。復置司會貳職二員參詳焉。正德壬辰春三月。改修驛傳之令。是歲東海一路徭役所減視之前歲爲人夫者一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爲馬匹者四千八百二十三。他路亦准之。前歲東海一路徭役夫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八。馬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四五年乙未冬十月。府中聚會。憲使某官語于同列曰。比年以來。有人行販豆腐。每見某輒下擔伏道。色常悽慘。似苦煩冤。無以自明者。諸君亦見之乎。某官曰。是奴爲故主。屢以冤告者。事歷累改。案不可移。且

請所沒田宅。其情不可測也。憲使復問參郡官曰。君等以謂如何。管君美雅。荻原源左衛門曰。鄙職未審事由。憲使疑其有枉。當不得無理耳。衆皆以爲然。卽召奴勘問其狀。悲憤口不能言。憲使乃委管君更加辨究。管君因引于私庭。叩階徐問。其言若無可疑者。參以都下前後主家之言。二人皆稱未始知其事情也。雖然彼其爲人誠信。必其靡他。乃至移于本郡咨詢追問。具得其實跡矣。郡且報曰。籍沒家產。其田園則抄割入官。宅舍則賣與某人。某官堅執前議曰。籍沒財產。未有放免之例。若聽其

所請依價收贖。管君駁曰：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者。本依犯罪論，無罪豈合沒其產？且依價收贖，猶贖刑也。舊寬既白，今日却斷輸贖，未知據何條例？衆亦疑以爲奴之本情未可測也。議不果行。明年丙申春閏二月，官遂斷曰：籍沒家產，在官者聽贖還，在私者聽和買。若其估贓，則官據本管地方當時下等物價估計和買，亦不得過其原價者。奴泣謝而去。卽赴本郡，先問其田應用價金一十一兩，始自驛長爲其民，獲罪於郡。二十四年于此，前爲郡者亦以罪落職，其後任郡者欽遵前符，賑

給如法。由是驛戶之人皆無不憤彼寬而德之者。然奴年少時從主而去，屢得罪於官，且逃其主家。主家族人亦猶疑之。其他無相識可以交錢物者，奴自懊恨而歸都下。前後之主爲之相議，各出家財以假貸。奴乃請于官。官依准，管君使人問之曰：有田而無宅，汝主焉歸？曰：非所敢望也。其人曰：官既許之，何爲云爾？奴卽歔歔掩淚曰：嘗聞之，宅價三十金，非我力所能及也。管君聞而嘆曰：哀哉！適有京師商客來於君家者，竊聽奴言，感泣而去。他日奴復請其宅，蓋以京師之商分其橐裝爲之。

周濟故也。未幾管君遷爲他職。是歲夏四月。章廟昇遐。

上以文廟遺旨入嗣。人大統。秋七月。奴謝恩於官。且請曰。幸沐鴻澤。本主得歸。雖然微爲後主者。奴亦不及此。且夫買田買宅。實賴衆力之所助。報恩報施。豈能一身之所任。伏請鈞裁。奴今所得者。並聽還本主。本主今年六十六。又四。流離之際。殘喘僅存。別差一人代奴修業。上課公役。下給私養。奴自鬻如初。周旋進退於都下兩主之間。

歲得顧錢。以償宿債。是區區之志。所以報恩報施之私願也。有司至此。則始信非其爲己謀也矣。乃具開事狀。實封啓聞。且請奴自贖得本主田宅。官出府金。照其實價。以給還。冬十一月。有旨准請。嗟呼奴賤役也。非知有君臣之大義。非知有忠信義節。所以見稱於世也。而考其所行。寧俞之愚。晏嬰之順。亦何有加焉。豈不賢哉。蓋如彼二子。世之所謂世臣巨室。當與其君同休戚者也。奴所得於其主。僅不過一飯一衣而已。固非有爵秩祿俸。可以望其報禮者也。後之士君子。爵非不隆。祿

非不厚。信任寵遇。非不專且優。而所以事其君也。阿諛迎合。唯身是謀。利之所在。不顧其義。忘恩負德。求容當時。苟推其心。凡奴所處。皆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也。獨怪古之忠臣烈士。仗義勵節。至於其能全身以濟君。若奴之所得者。幾希何也。豈其誠之未至耶。抑亦命之使然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先民亦有言。曰。匹夫而爲百世之師。嗟乎人之爲臣。唯知有其身。而不知有其君者。聞奴之風。宜少知愧哉。奴名平八。其姓氏未詳云。享保二年丁酉春正月之望。前筑後守源君美書。

奉答本鄉平先生問目

附平信如問目

第一條

東方文字其來尚矣。蓋太古已降。歷世變其體。列國異其制。而無由考詳。

歷世書體之變。猶書契以來。變體百出。且其爲制。亦猶梵書右行。佉盧書左行。蒼頡書下行。各土異俗耳。俗間所謂神代文字。美嘗得與聞者。凡五。或有其字不可讀者。或有其體不可辨者。或有如科斗書者。或

有如鳥篆書者。古體之變。蓋亦如此。天武之世。更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又有肥人書。有薩人書。而肥人書一二字。卽今猶有通用者。古者列國。各有其字。亦可以證古之王者。封泰山禪梁父。管夷吾所記。自無懷氏以下。七十二家。其六十四家。無記錄者。孔子亦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天朝國史。自舊事始。而舊事所記亦猶夷吾所記揚

誌一作誌

朱所謂或隱或顯者耳。而况如孔子不得而數者乎。美竊以謂無由考詳。卽爲之也。

卜氏所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字。乃是灼龜之兆。猶卦之有爻也。古人有言曰。八卦是庖犧氏字。然則方功義弓。以謂之字。亦可也。其實非所以代結繩者矣。古事記云。應神之世。百濟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恐誤。日本書記以謂諸典籍。蓋有故也。

千字文。梁書勅周興嗣所選。若其千字。則鍾繇王逸少所書。蓋有二說耳。方魏晉之際。豈得有是書哉。記

云。其書一卷。或是史游急就章類。卽是爾雅小書之書。後人因以爲千文而已。

漢隸傳來。蓋在乎應神之世。美嘗考之。不止漢隸始于此。行書草書。並傳于此。亦同其時。

日本紀私記云。今按假名本。世有二部。其一部者。和漢之字。相雜用之。其一部者。專用假名倭言之類。上宮記之假名。已在舊事本記之前。又云。假名之起。當在應神之世。遣新羅招文人。僅習文字之時也。美謂此間之俗。呼爲假名。卽是草體。則凡隸楷行草。皆是

一時傳之矣。唯其謂新羅者訛。當作百濟。

古者殿門額。卽是飛白體。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張懷瓘以爲本是宮殿題署者。空海逸勢之徒。親見唐朝之制。以倣其法耳。

第二條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曰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爲隸。美謂此間之語。雅言謂之隸。俗言謂之

真卽是楷字。蓋傳唐人之語也。以八分爲隸書。自宋歐陽子始。非古也。

第三條

美嘗觀四天王寺西門額。及寺寶上宮太子疏楷書者一卷。其疏則元弘天子親寫太子書者。非其真蹟也。若彼門額。則寺僧亦以爲野道風所書。美又嘗觀野氏三體千字文。草書神品。寺僧之言。蓋有受之也。

第四條

新唐書所載。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真人興能。據史。寶龜

九年十二月。以布勢朝臣清直充送唐客使。天應元年六月。送客使等。自唐還。是歲辛酉。建中二年也。興能卽是清直。猶妹子稱因高。葛野稱賀能。以我方音相通故耳。舊唐書以真人爲天朝官名。新書又以爲因官而氏者。兼襲之謬矣。

第五第六條

楊億談苑。左大臣道長書。道長卽太政大臣從一位。世稱御堂關白。于時爲左大臣正二位。公家衆乃載寬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宋寂照上人書來。蓋其書則報

之也。國王弟野人若愚。即中務卿親王具平。村上天皇第四子。實是冷泉圓融二朝皇弟。世稱後中書王者。其所稱如此。猶寬平上皇賜渤海使人書。自稱野人。又稱無名耳。治部卿從英當作俊賢。其書則章草字體相似而已。據公卿補任。源朝臣俊賢。寬弘五年九月。為正三位中納言兼治部卿。治部省掌僧尼之官。故其書以稱焉。是年十月。叙從二位。

此間之人。莫識俊賢工章草。猶不識清直善書。乃是王獻之所謂時人那得知者也。唐宋元明諸名家。皆以為莫能及。豈其徒然也哉。

辛丑四月十一日 筑後守源君美謹書

附平信如問目

因源義和奉質白石先生問目

日本文字。起于何世。漢隸真行草書。肇于何時乎。不詳其來由如何。

愚竊聞日本元有國字。至于推古朝尚存。今卜部家藏而不可讀焉。蓋隸書乃今之楷書。按古事記應神十六年。遣使於百濟徵王仁。王仁持來千字

文此千文者。非今之千文。魏鍾繇書。此時王羲之未生。則又非羲之千文。况周興嗣次韻本哉。愚管見如此。奉請是正。桓武以前殿門額用漢隸。嗟。紀。己往。用真行草書。事見日本後

隸有秦漢古今之辨。見古學編。續日本紀。己下國史。言隸者。似指真行書。如何。

四天王寺西門額。世傳以為上宮太子書。又為小野道風書。此時草書不可有之。後說近是。如何。

新唐書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

蓋因官為氏者。興能善書。紙似繭而澤。人莫識之。

愚按。真人興能。國史無所見。寶龜八年。遣唐判官有海下真人者。十一年。隨新羅使而還。是年建中

元年也。其餘寶龜中遣使。無稱真人。或云興能者藤原賀能也。然時代相後。新唐書其末王曰桓武。

遣使是即賀能也。如何。

書史會要載。南海商人船。自日本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若愚章草之妙。中土能書者。亦莫

能及也。

愚按。若愚無所據考。然皇朝類苑引楊億談苑。載
 若愚與寂照書。其後題曰。寬弘四年。蓋具平親王
 冷泉圓融之朝。皇弟而寬弘六年薨。恐是具平親
 王歟。又或國王弟而稱野人。必出家隱者。愚按。本
 朝文粹。延喜上皇賜渤海裴題御書後。稱野人。又
 稱無名。然則具平亦隱者乎。
 皇朝類苑。左大臣道長野人若愚。治部卿源從英。凡
 三書。皆二王之迹云。又從英與寂照書。後題曰寬
 弘五年。

或謂寬弘二年。源俊賢兼治部卿。俊賢二字。草書
 與從英相似。筆畫相類。或云。從英當作俊房。從俊
 字似。英房訓同。然俊房非寬弘中人也。
 享保六年辛丑四月。本鄉平信如謹書
 答友人
 龍本天物。豈必待西河一運水哉。方其震雷。猶在乎地。
 向無寸雲。可以輔飛騰之勢。深藏於藕絲穴中。蓋亦其
 時耳。然唯其能潛。亦以觀能德焉。百蟄且有可振。况於
 衣被五色。膏澤斯民者也耶。謹答。

題七賢盃

七賢盃藏在于洛東山銀閣。一套七盃朱漆。金書竹林七子姓字。少壯者盃淺。老大者盃深。蓋是東山大將軍之物。其字所自銘也。去歲吾西上之日。過寺得一見之。以爲奇絕。南禪長老晃公因爲余使工摸作。器成見贈。形制字樣。一如其舊。長老持戒。而作酒器。居士不飲。而愛酒器。二人者。所爲如此。可以發一笑也。正德元年五月十一日。

白雉帖題辭

古之名畫。摹寫人物。未有不_下出故事者。使後來觀之。有不問而知其事。不名而知其人。若所謂望而知_上伐莒然。嗟其使觀之者意而得之。固難。其觀之者意而得之。豈獲易也。吾聞東郭郵齊人也。素知莒之所以可伐。故意而得。設令晉楚之人望而視之焉。則惡知其口開而不闔。非筮與柜之謂乎。又惡知其舉手而指。非爲雲煙飛鳥過于其前乎。若使目不識聖賢之書。徒觀夫袞衣繡裳。負_上宸南面而立者。混不曉其周公負成王之圖。觀夫河目隆額。獨立儼然。如喪家之狗者。卒不曉其孔子立

鄭門之圖。吾故謂繪事之可傳于世者。亦不可以無記焉。去年冬。朝鮮修聘我。其報禮有例。附使者。其中貼金彩畫屏風。繪我古聖主賢臣。良將勇士。才女健婦。名山大川。宮闕廟堂。鐘鼓樂舞等。臣美忝奉明旨。遂議謂畫面無記事。彼未必識其情。乃命臣高岱記其事。凡十五篇。如不須記者。單志其名。就復使手題於屏。書凡五體。於是炳焉煥然。能使外域之人。一展眉目間。了然識我古君臣之盛德偉業者。猶如縉紳諸生之能識周公孔子之盛德偉業焉。不翅如齊人之以微射明而已。

矣。高氏二子。特以其艸本五體勒石。因叩予請書其由。予拙於文辭。焉得書。然惟向者予幸得與末議。於義則似不可却以辭焉。若其書畫工拙。予素未識。且置弗論。要至于記文之縱橫變化。無不各極其致者。予又安敢措言其間哉。正德壬辰春二月既望。筑後守新井君美題。

附鞞記後

我俗所稱鞞繪。世傳以爲水渦之象。亦因借用巳字。非也。虞書藻火之火。周禮畫火以圜。及宣和博古圖所圖

古器飾以圖紋者。皆是我所謂鞞繪也。鞞者古射著臂以避絃之器。源順以謂鞞俗字。當作鞞。今檢諸書。並無鞞字。蓋我俗所製。從革從丙。丙字俗讀為火之兄語。與火之繪同。其器用革為之。以火繪之。義取于此。火亦轉言鞞繪者。其所畫之象如鞞也。出雲州所隸畫曇郡。古稱繪鞞。上古神人。相其地勢。似畫鞞之象。故名云。古之畫飾用火者最多。橋梁舟車亦皆畫之。於今所存者。唯有樂鼓舞臺及屋瓦之飾而已。後人諱災。故稱之鞞繪。亦附以水渦之象。而其義亡矣。丁酉三月書。

跋那須國造碑

右那須國造碑。貞享中。故常山源公得之封內。摸而傳之。乃建碑亭。以置守戶。碑已埋沒。九百九十餘年。而復見于世矣。嗟夫物之顯晦。固各有時耶。美今所得一本。所謂傳摸補足。非其真者。恨未見石本也。其跋曰。元年上二字。不甚分明。乃摸印見之。永昌二字也。然本邦無永昌號焉。飛鳥淨見原天武朝也。天武有朱鳥號。永昌字形。稍似朱鳥。想是歲月之久。字體訛缺也。因推為朱鳥號。後考之。朱鳥元年。歲在丙戌。而此曰己丑。則非朱

鳥也明矣。今按唐武后永昌元年歲在己丑。而當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美竊疑以謂維我東方。建國已來。未始有稱藩異邦。奉其正朔者也。僞周之號。亦何以假爲。若其果然。則文武四年。只用甲子何也。以余考之。或以爲永昌元年者。卽是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前朝之號。蓋以其攝也。據史。持統四年庚寅正月朔。始卽天位。亦足以徵矣。歷代懸遠。文多刊缺。不可盡解。但其四字。僅存三畫。而右旁轉折處。隱若挑勾勢。上頭一點。乃是剝落之跡。遂使觀者以爲

元字耳。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鳥。孰知鴻飛冥冥哉。美嘗聞之。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之故也。堂堂天朝。豈復有假以僞周之號哉。我學淺陋。性且不好臧否人物。雖然事之關係。則重矣。大矣。敢不得不辨。享保辛丑秋七月二十二日。源君美書。

題親書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吾昔時家貧。不能得書。就人假借。手自寫錄。徃徃卒業焉。慨然竊有蜀人鏤版之志。而未果也。頃聞雷山長老

慈海自幼誓以親書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轉之誦之普濟群生功既及十之一乃得主席于是州藏國禪寺而寺原無藏經傳錄甚難方今欲併衆力募一本以訖其功請予題緣疏吾未與聞釋氏之說又未知其轉經功力果何如也雖然善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而我自恨學之不成志之不遂也矣且聞其寺蓋是我遠祖所創造也義亦似有不可以固辭者故述其大略以應所請寶永五年閏正月新井君美題

文昭廟寶鐘銘

奕奕寢廟於穆皇清思文烈考維德之行不顯不兼祀事孔明鼓鐘嗶嗶降福穰穰祈天永命萬葉無疆元子元孫以孝以亨

多賀城古瓦硯銘 應洞巖需

金玉其相如圭如璋德音無瑕何以不臧兼心塞淵曰求厥章以介眉壽萬壽无疆

偶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者是也顧其賜玄圭以告成功則當在舜陟帝位之初

年。然則卽位之初。告咨十二牧者。仍其舊職也。次咨禹者。賞其成功。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也。虞史立言之叙。可謂不紊矣。不然水土旣平之後。尚安以濬川爲哉。諸儒皆以鯀之殛死。禹之治水。爲攝位初年事。而肇川封山。或以爲攝位之末。或以爲卽位之初。第弗深考。遂致紛紜之說耳。嗚呼。在古之時。未有列州。舜始置十二州。不久至禹。遂以爲九。及其受禪也。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自是以降。地名沿革。方幅分合。歷世或異。而其爲九州則一也。是禹之九州。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

矣。辛丑八月初三夜燈下書。

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公新製文房四器。所謂劉司空者。書刀也。胡補闕者。法糊也。温平章者。温器也。牙光祿者。研光也。其刀製如介而圓。楷烏木曲柄。鑲以鹿角。適筆誤墨污。則可以刮之者。其糊煮海藻製之。束以紅紙。形如筆管而短。用時湯漬其頭。則和柔而黏。可以搨平其刀痕。不起毛也。温器以黃鍮

作之。大如拊指。爐內煨而溫之。熨其搨濕處。使
莫之沾且皴也。研光以象牙作之。製與溫器大
同小異。二器亦以烏木爲柄。以鹿角爲鑲。四器
皆有雅致可觀。而公命之以賢者。蓋視有其賢
者之能也。

賓鐵凝霜免膽寒。青萍一片月兒團。研池雲起龍蛇出。
走紙風雨黑漫漫。宋介魯削已遷地。却勝郢人斲鼻端。
烏鰂墨痕何足滅。蒼蠅屏上不須彈。碧海珊瑚枝尚短。
金莖沈澆露初乾。豹毛自澤斑斑色。懶髓能醫點點癩。

香爐峰頂烟籠日。鈇鋸潭中水不瀾。玄錫磨瑩玻璃鏡。
明珠走轉瑪瑙盤。天朝上公周冢宰。當今居攝總六官。
吐握躬勞天下士。敬賢常得萬人懽。多才可繼考工作。
文物典章絕不刊。玉堂新樣瑚璉器。巧成字字燦琅玕。
袞職由來無所闕。補天五色斗間看。太平天子多暇日。
爲寫小人稼穡難。

和泉南唐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故人南海月。萬里對秋明。潮湧金波潤。星涵碧漢清。龍
舟飄笛曲。鮫室響機聲。忽寄絃歌興。相思舊武城。

今歲中秋夜。愁來負月明。先生天契濶。風露月淒清。孺子置芻色。隣人吹笛聲。感君千里贈。何以報連城。

丙戌春自壽五十。

青春初度日。社雨潤芳菲。綺樹迎鶯出。衡茅待燕歸。當年寧學易。前事復知非。賴此治鸞酒。翩翩舞綵衣。

和雍丘詩

故園花隔楚江春。客裏春兼白髮新。年年逢君花堪憶。今日相逢花若人。

勸君莫問東流水。花開花落春相似。不用花前不醉歸。

一曲狂舞爲君起。

失題

星軺一夕度天津。到處賓筵盛八珍。虎踞山川王氣壯。龍飛日月皇華新。三秋鴻雁同作客。萬里松楸更思親。却愧木瓜難報贈。詩成珠玉共磷彬。

謝崎陽人寄壽幙及王母下降圖

崑崙之丘赤水陽。青鳥西來萬里長。群玉仙人開策府。金簡丹書爛成章。二十八宿何燦燦。雲漢昭回日月光。瑤池忽降王母駕。白雲歌謠奏八琅。當日待詔金門老。

歲星隱見六十霜。應許他年一偷果。蟠桃花撲紫霞觴。

自註云。贈者九二十八人。

祝田翁八十壽

田翁祖朝鮮人。

丈人先世出朝鮮。不獨秦童採藥船。殷代少師餘故國。

周家大老共歸年。龜疇五福先稱壽。鶴筭千齡豈問僊。

看憶鴨江春水色。芳樽浮綠綺筵前。

自題肖像

時奉使西上

蒼顏如鐵髮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

明時何用畫麒麟。

南海孫氏曰。此公本色。

奉使西上。留別新友。用前韵。

鍬鎗丈八黑蛇身。驄馬驕行立若人。休折武昌門外柳。

主恩須賜玉麒麟。

和榕巖詞兄中秋韻

雲物淒涼洗素秋。雨痕暮過庾公樓。斷鴻出塞邊聲早。

積水連空月色流。北海盃搏違伏枕。西園冠蓋憶同遊。

清朝無歡樂。短褐誰歌寧戚牛。

靈山鎮

靈山開巨鎮。鄉月照雄藩。鐘鼓千峯動。貔貅萬竈屯。出

師資上畧。刻日復中原。一夕長星墜。年年哭嶺猿。

驟雨

百里雷聲動。蛟龍冲遠天。小魚并雨落。輕燕逐風旋。林下叢青靄。屋頭走白烟。須臾虹影斷。斜日亂鳴蟬。

次韵擬上元應制二首

清都咫尺近天顏。紫極九重啓缺關。五色彩雲盤鳳闕。一輪素月滿鰲山。珠簾高捲星辰上。寶扇雙開錦繡間。幸爲春和調玉燭。宵移嚴仗擁仙班。紫禁春城寶氣浮。南端傳蹕拜宸旒。夜珠光動双龍燭。

仙管聲來五鳳樓。天靜月中留綵仗。星回雲裏下紅毬。聖明自有同民樂。共沐恩輝記勝遊。

八尺次古寺韻。表單干。紫微金。神聖閣下。委具。歌。頌。古殿崢嶸鎖化城。層巒遙隔世中情。龍歸陰洞行雲濕。鶴踏長松落雪輕。滿壁青煤金像暗。當窓白日玉毫明。傷心欲問前朝事。草沒殘碑綠蘚生。東流不復西山曲。

燕

差池渡海津。復見畫堂春。不道滄波濶。歸來爲主人。

春日送人

楊花飄盡水生衣。可忍春歸客亦歸。不似雕梁新燕子。
風前猶作一雙飛。

別後寄友人

一別河梁久索居。西風日日柳條疎。東流不到西山曲。
雙鯉難傳尺素書。

八月陰山白草寒。單于縱獵醉金鞍。聖明不奏長楊賦。
徒使秋鷹畫裏看。

菱花鏡裏綠鬟垂。遺却金釵意自疑。記得夜來明月下。
玉堦回首立多時。

征婦詞

將軍西出玉門關。搗練金闈素月寒。不見沙場征戰苦。
逢人猶問破樓蘭。

讀秦記

霜刃一銷皆入秦。咸陽銅狄爲傳神。莫言天下渾無事。
猶有江東學劍人。

烏江

散盡吳中兵八千。東來自許父兄憐。君王曾有上游計。
不信烏江艤一船。

明皇乘月御笛圖
漁陽金鼓振潼關。萬乘旌旗入蜀山。夜到行宮吹玉笛。
不教胡馬月中還。

賦得雁有欲歸聲
京洛紅塵染素衣。滿城花柳自芳菲。一聲過雁朱樓上。
似勸遊人欲共歸。

賦得竹風如雨
玉立森森翠欲流。美人翠袖挹雲脩。細聽簾外微風動。
十二巫山暮雨愁。

折楊柳
楊花綿白柳條青。笛裏春情不耐聽。莫恨江風吹作雪。
猶成點點水中萍。

宮前螢
景華宮殿夜螢飛。亂點輦前歌舞衣。却恨江南烟柳晚。
錦帆一去不思歸。

古意

香羅如白雪。出自鴛鴦機。裁爲身上飾。春瘦減舊圍。朝
採陌頭桑。行雨沾妾衣。沾妾衣尚可。雨晴郎不歸。

秋興

張翰初在洛。京塵化素衣。忽值秋風起。決然千里歸。八
王方倡亂。晉室日衰微。滔滔天下是。三嘆早見機。使翰
真有見。胡爲受齊非。見機已晚矣。於去當庶幾。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韵。增至四十韵。

唐虞去我久。時運或否泰。浩湯汨鴻日。民羅蟲蛇害。伯
益烈山澤。神禹濬畎澮。巢窟移平土。萬世繫其賴。有夏

政漸衰。五子歌聲嘅。玉食求龍醢。御龍旣懾竄。成湯雖
慙德。太早望滂沛。悲哉瑤臺宴。成林割炙膾。殷鑒猶未
遠。賢聖六七外。象箸初開爨。玉杯極侈大。顧彼岐之陽。
鸞鷲飛翩翩。皇天訖殷命。獨夫罔懲艾。成康光先烈。靈
物在郊極。黍離王風降。宗周亦顛沛。舊物復何有。拒咷
誰其賚。汲汲魯中叟。泣麟霑衣襟。胡爲絕代下。澆風日
晦溢。秦刑及典墳。漢儀出綿蕞。遺編發墻壁。餘燼吹埃
壘。諸儒頗傳經。白首兩睚眦。洙泗淵源遠。百丈沝急瀨。
巍巍我東方。仁氣自藹藹。一姓億萬斯。宸極御圓蓋。棟

穆君臣間。鑾聲和嘒嘒。溫潤蘊珠玉。誠信肅蒼蔡。連乎善居喪。降志與義會。孰作衆桴計。聖心懸風旆。青牛不度瀛。荒祠那間厲。飄飄徐氏子。徒望五雲靄。万里漫求仙。于采芝草謁。桂舟何所載。幸未筐織貝。煥煥一百篇。文字新如繪。爾來二千載。儒風襲冠帶。環海聽絃誦。詔舞和鳴籟。教化祝螟蛉。英材育松檜。寧誇雕蟲小。豈用蔽牛大。君今得所擇。綿蠻止蔚薈。逸步遇伯樂。何患困駟僮。春華旣敷榮。碩實宜固蒂。長期廊廟上。金盤薦李奈。

西山呈朝鮮菴餅於順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謝。西山依韵敷衍。賦古風二十韵。兼寄僕。謹以和。象箸始製瑤臺起。被髮佯狂爲慟神。魄云赤烏流玉屋。誰抱寶器陸續臻。白旗一麾万戈倒。周雖舊邦維命新。東走何人超遼海。万里避地都邊垠。化行八條變頑俗。法授九疇肅來賓。遺風千載猶柔謹。往往人材毓席珍。冠辨衣錦及俎豆。增劔延垣貴朴淳。對海太守舊隣好。行人拭玉聘問頻。蒼鷹鼻比傳物產。分得上黨五葉春。碧甌縹菴極絕品。甕陶自如太化醇。西山家藏玉餅子。

秋瓜落蒂翠毬均。封豕彭亨豐腹滿。野鶴軒昂長頸伸。
 精緻堅密不些窳。因憶有德在河濱。竹爐温耐靈籟響。
 依稀鳳鳴學伶倫。數爵解得相如渴。一洗胸中万埃塵。
 與逸百篇拂綃素。鐵畫蒼然楷法真。竭來讀書薔薇洞。
 短檠守夜坐向晨。苦心已斷邠原飲。小槽珠滴未濡唇。
 書格筆牀當時急。不用奇玩雜前陳。樂只君子無限壽。
 好捧一杯長相親。

登淺香山

天符初剖九重關。大王聲華動夷蠻。東藩將帥迎牙纛。

怵韓弓劍道左班。瓊筵高會香山上。桂酒椒漿饌白鷗。
 獻酬百拜禮容肅。賓意未飽怒踈頑。近前美人誰家女。
 翠翹玉釵綠雲鬟。起奏清歌薦金爵。震威頓霽一開顏。
 亦知風刺感人遠。朱絃三嘆誰復刪。宴罷歌闌人何處。
 徒有遺響託人間。我賦東游秋風晚。長歌吊古登香山。
 山中古井無人識。幽泉下咽水潺潺。轆轤索斷銀餅碎。
 玉甃零落綠苔斑。不照當時紅粉色。但見山頭雲影間。
 雲去雲來山長在。日落千峯飛鳥還。

菊有佳色

千林搖落日。孤秀向嚴霜。百煉黃金嫩。三燒白玉光。應
須看晚節。非獨爲重陽。况復東籬下。南山佳興長。

王粲折楊柳

欲折綠楊枝。嬌嬈不自持。春風似相惜。偏向手中吹。

辛未中秋和韻

武昌樓上夜蒼蒼。鳴管吹晴興正長。金井新添梧葉影。
珠簾忽動桂花香。連城還璧完無玷。明月投珠暗有光。
王粲從來常作客。浮雲何處望家鄉。

蕎麥麪

落磨玉屑白皚皚。素餅團圓月樣開。蘆倒孤洲吹雪下。
蓬飄平野捲雲來。鸞刀揮處遊絲亂。翠釜烹時疊浪堆。
萊腹葷葱香滿椀。肯將麻飯訪天台。

中秋小集。天漪取得盤中蒲萄而歸。戲簡。

西域蒲萄入漢家。並傳苜蓿石榴花。天漪夫子真仙客。
亦泛銀河八月槎。

春雨

羅幃繡幌曉生寒。卯酒醺來倚畫欄。桃李花明楊柳暗。
春光偏向雨中看。

題丹生八詠卷末丹生勢陽地名

丹丘夫子白雲篇。八角蜚芒星斗纏。願我挂冠神武日。安能洞裏訪神仙。

絕句

岳揚垂柳綠絲絲。花落何堪上舊枝。非是春風吹自別。人心不似待花時。

謝南紀祗伯玉贈金漆斑木枕

鷓鴣寶枕錦班班。原是南金欲報難。只有相思無近遠。清風明月夢中看。

春初和韵寄滄浪

漢廷聲望馬荊州。絳帳東開負笈游。孤館聽鶯消白日。高城送雁瞰蒼流。五言曾識蘇卿節。八詠今知沈約樓。借問太玄千載後。有人門下姓為侯。落句答來詩之意。僕曾有夷門退隱供衰老之句。兄蓋用之矣。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男婚女嫁事初成。復見兒孫敷後榮。五嶽從今遊有日。名山到處掇芝英。

右三十四首。荻原承囑侍醫竹內宗甫所贈。聞

今之新井氏者，乃其門人也。故得之先生手澤。及鳩巢南海等所記云。

失題

此詩蓋先生所贈南國華者

關山千里路。江海幾年情。夢寐思儀貌。人物擬莪菁。文字慕建安。壯密起劉楨。早爲觀國賓。非關魚尾頰。胸間萬卷書。腹腸可柱撐。逸足推驥驟。良材計松檉。挾簡登台嶽。盤紆出化城。雲樹鬱森森。時聞仙梵鳴。白水流沸騰。青山繞纏縈。風景先瀟灑。有慮頓欲清。高門兀崔巍。微巧極毫芒。虹霓回蓬宇。翁仲立其傍。目中窮天末。脚

下縮地紘。中殿殊岷岿。珠玉相映明。周軒臨絕壑。延閣連崇岡。園中多竹樹。定識來鸞凰。凭欄試一望。四圍總莽蒼。有時晝已昏。雲氣似高唐。鱗鱗起陰嶺。衆風入九閔。蛟龍忽行雨。颯然鳴屋桁。瑞烟浮綺席。佳氣傍朱楹。樹抄霞裁綺。艸間露綴瑛。一日一宮間。氣候轉可驚。寶塔比鷲嶺。玄宮摸雁堂。掬水尋初地。雨花迷上方。蘭蕙薰藻井。日月懸綉甍。衆禽奏鐘鼓。和鳴聲鏗鏘。惟嶽元嶙峋。岩巖削不成。紫蓋落水中。六道白氣橫。綠波蒸薄霧。寥寥可直瞪。大紹意未解。忽聞千里驪。雲霧一時盡。

豁然氣崢嶸。又聽江聲起。滌滌鳴刀槍。不知如此處。奈
何得無生。滄洲隔人間。悠然思羲黃。絡繹明鏡中。人影
各激揚。疑是水精宮。何復問蓬瀛。情景兩相得。心澄水
更澄。從此何所求。昂■驕盈。胸中容天地。忽爾忘世
榮。常恨揮大筆。不成豪放名。自悲才不及。竦然心未平。
看君抽祕思。紙上■天台如面見。笑却桃源行。天
性自聰慧。溲眸有青睛。知是杜家老。應休傲北征。君家
耽文字。常■星泓。今值治平節。不須賦伐櫻。平生好
寬弘。未嘗爲相輕。志氣復耿介。獨立守皦皦。何當攀仙

桂。相逢歌野苹。可羨子多能。由來妙丹青。風神最高徹。
何人稱寧馨。鳳雛雖終貴。惜不早振翎。爲道松柏姿。不
似蒲柳零。真龍無人識。相視爲鰥鯁。郭奕心先醉。一醉
長不醒。談理盡微妙。吐辭入窈冥。文采真繡虎。嘯風生
晶瑩。把詩倚几案。色映紫翠屏。吟罷餘音在。三日尚繞
梁。明時生偉人。堪光堯年冀。懿德與瑞草。千載共流芳。
吾輩只碌碌。資質偏沉暝。辭鋒舊自鈍。因君發霜刃。詩
病今愈窮。因君加參苓。南薰春草長。徃徃夢池塘。仍思
九罭魚。何有漏鱗魴。定期五色賦。燦燦入明光。詞壇早

破敵元功嘆崑煌。恨君背來雁。萬里趣行裝。天涯已別後。雲雨各飄飄。要知相思意。月落百花場。長天不可盡。微茫隔參商。此時怨應深。何忍錢通莊。羸馬一異群。更恐顛且僵。君今比張仲。孝友護萬祥。歸期已將近。北望頻里鄉。只愧將巴曲。難堪酬麗章。不如一樽酒。相對盡餘觴。

悼亡

落月下階除。飛螢影亦踈。窗中人不見。猶照架頭書。

和寄寬齋韻

十年詩思向誰開。風月只甘屬酒杯。依舊寸心猶未已。郢中一曲起予來。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仙臺臺上五城樓。河上仙翁向此留。遙寄人間難老曲。長生何必訪丹丘。
芝蘭玉樹滿庭香。遍勸南山萬壽觴。東望蓬來多五色。天風吹上彩衣裳。

君言六月我生初。七十當年慶有餘。若是儒林尋故事。濟南口授典墳書。
右壬寅六月朔旦作。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六十懸弧日。應知筋力微。聖恩無復棄。衰病未曾歸。夙昔甘盤舊。流年遽瑗非。羞將雙鬢白。謾自照緋衣。

予藤公寶方墓

昔日藤公宅。禪林一逕深。東陞千里淚。北闕百年心。蒲葉無人識。松聲幾處尋。山中墳四尺。空有綠苔侵。丙寅八月

和復菴菊花行十五韻

近者世賞大菊。夏月開者亦似黃花盛時。去秋

洛陽出異品三種。其中有經一尺二寸者。此方所出亦三品。有經八寸二分者一種焉。

種松唯見老虬鱗。種竹唯見棲鸞筠。誰思種菊如種玉。徑尺花開可忘貧。奇品歲增新菊譜。劉王范史看成塵。焉知黃花非正色。莫比幽姿是隱淪。芳蘭還自爲蕭艾。杜衡亦能亂細辛。南陽大菊介眉壽。縱使中年踰七旬。花師巧奪天工妙。何啻輪扁老斲輪。龍腦鷲毛皆舍舊。金盆銀盃不厭新。百煉精鋼應繞指。一點靈丹便通神。世間萬事何無有。大禹惟聖猶裸體。少康之子復文身。

有上恐脫句押韻者

公孫盛開招賢館。子陵徒弄釣魚緝。古來萋斐成貝錦。蒼天豈必得勝人。近見繁葩映朱日。定期濃艷媚青春。君不見義熙年後人尚在。頭上時戴漉酒巾。

席上和祗伯玉韻

十年長鋏不堪彈。萬里西風羈思寬。示我清篇問叢桂。報君雜佩紉幽蘭。紅楓江畔斜陽盡。白雁洲前過雨殘。世事唯歸長嘯裏。蘇門此去欲聞鸞。

席上賦得十日菊

黃花杯酒鬱金香。盈把摘殘昨夜霜。好泛落英留客醉。

賞心不獨為重陽。

冬夜會祗子宅

城西搖落日。携杖夕暉時。寧負黃金諾。來吟白雪辭。錦鯖時薦酒。銀燭共圍棋。歡樂應終夜。幸憑玉漏遲。

讀書詞

貧家讀書子。常苦少藏書。富家讀書子。常苦多藏書。富二家子。少長讀一書。所見還淺深。果是非其書。讀書聊復爾。况又難於書。讀書行之始。故要博涉書。君子百行者。不愧所讀書。讀書能若此。始為能讀書。為告讀書

人尚其能讀書。

戲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相思千萬里。芳草旣爲烟。遙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斑斑雙淚竹。艷艷並頭蓮。鴛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彎如象鼻曲。翻若馬蹄翩。聊比繞朝榮。那論武子錢。碧筩宜共飲。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蘇卿本嚙繮。趣同餐蔗境。狂似啜茶顛。絕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爐虎伏鉛。飛灰金瑄內。擊節玉壺邊。流火歌幽雅。薰風和舜絃。惟中非借箸。陌上

是遺鈿。不羨食霞客。還懷服氣仙。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嘗慕心良苦。紉蘭佩可捐。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烏江詞

楚帝爲君楚王臣。楚雖三戶足滅秦。沐猴何厭秦中苦。咸陽宮室化成塵。龍文之鼎黃金印。印可剗兮鼎可扛。刺刺猶說婦人語。笑見鴻門白壁雙。項莊拂袖爲誰起。劍舞未終聽楚歌。上游帝子今安在。江東父兄奈我何。

卜居作

今歲春初。有司籍我宅。將入官。適值都下大火。
避地海口。到秋初。卜郭北林居。

滿城花柳半凋殘。嘆息人間行路難。烏鵲月中三匝急。
鷓鴣林下一巢寒。還同東海乘槎去。且對西山拄笏看。
楚客卜居堪可賦。卽將秋思託幽蘭。

移居內藤宿

青麥阡阡秀。紅桃樹樹春。烟中聽犬吠。似有避秦人。

贈南藩祗伯玉

宣化周南國。正風及汝濱。犬牙疆場闢。鷄首列星分。社

稷宗藩衛。干城大國軍。槐陰光奕葉。棣萼吐餘芬。玉酒
菁茅縮。金包橘柚薰。神山鼇共峙。滄嶼鶴成群。鵲渚靈
輶下。鳳樓仙管聞。朱門增氣色。畫閣借氤氳。園綠歌淇
竹。池香採泮芹。鄒枚皆賦雪。荀陸既披雲。府僚知多士。
才華見妙文。賈生年少傅。却恐未如君。

寄祝南紀祗伯玉五十

嘉賓初度會。春日正遲遲。南極新添老。西河舊得師。鹿
鳴卿飲酒。麟趾國風詩。學比陳良悅。賢推蘧瑗知。鶯聲
遷苑樹。蘭葉映堦墀。應是縣弧地。扶桑借一枝。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終

跋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

余總角讀先生答建部內匠頭書有云。合則鞠躬盡力。裨補闕漏。違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於是始知其為人。竊有所慕焉。及長。數閱遺書。多是國家有用之書。自非博物洽聞。洞見古今。而尤明邦典。安能如此乎。栗山柴氏曰。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非溢美也。獨恨先生之後。明邦典者寥寥莫聞。近時有賴襄者。好討論國史。其文可觀。而猶有未能出其範圍者矣。嗚呼先生之有功于邦典。豈淺鮮哉。宜矣。至今百有餘

年海內稱之而不衰也。特惜其遺書多羅火災。而今存者不及其半焉。余舊藏立原萬所纂遺文二卷。又求其所漏。相繼收錄。頃樞宇林祭酒示白石遺稿外集。輯錄頗多。萬所纂亦悉收在其中。於是除其二卷既刻者。更編其餘。并余所嘗收錄者。校其異同。合為二冊。名曰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之人補其所漏。則余所望也。自非天保辛丑七月既望。節山板倉勝明書于安中城齋署亭。

安中造士館藏板

京都 三茶通并屋町
大坂 心齋橋通書肆町
全安土町

江戸

出雲寺文治郎
秋田屋太右衛門
河内屋儀助
河内屋茂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同政吉
岡口屋嘉七
和泉屋吉兵衛
角丸屋甚助發
和泉屋善兵衛行

弘化二年乙巳十月

芝神明前
全
本町三丁目
本町四丁目

